

杜甫与巴文化民风习俗研究

徐希平 刘 丹

【前记】：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由于史书文献记载残缺不全，考古发现也常常是支离破碎，长期以来有关其丰富内涵和巨大影响不太为人所知，需要从更多方位的视角，调动发掘更多方面的资料来综合研究。四川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人，许多是因为文学作品而家喻户晓，可见文学的传播力量。

杜甫不仅是四川历史文化名人，更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世界文化名人，其诗歌被誉为诗史。杜甫生长于中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晚年曾长期居住在巴蜀地区，其入川和出川前后均流连于巴文化地域圈，亲身感受巴文化的巨大魅力，以他者的眼光感受、记载和品位巴文化，短短数年中创作 500 余首诗歌，题材内容广泛，艺术炉火纯青，达到其创作艺术之巅。其中大量作品描写和表现巴地巴人风俗民情，将巴文化流风遗韵融合进入其集大成的诗圣文化中，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沟通融合。对其进行梳理和探讨，对于了解和发掘巴文化的基本特质、精神内涵、历史地位，传承和发扬其积极的核心价值，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等都有重大意义和实际价值。

巴中位于巴文化的核心区域，杜甫曾亲历巴中，特别是他与严武的特殊友好关系，留下了千古佳话。因此，巴中要利用好历代文化名人名作的影响，进一步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传承优秀文

化文脉，提升城市形象美誉。

一、巴文化区域及杜诗巴文化直观数据

在论述该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所谓巴地域文化圈予以界定。巴地域文化有多重意义，既是民族文化，指古代有别于华夏的巴人；也是区域文化，不局限于古代巴郡的行政区划，也包含其文化辐射、影响的区域；还是开放文化，可以推到古老的巴族巴人，以及与之有千丝万缕关联的历代各族。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地域范围又是动态和变化的，涵盖今川陕渝鄂地区，此外，甘肃南部、贵州北部也有巴文化遗存，这都属于巴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区域。也是本文所论述的范围。

泛巴地区幅员情况统计表							
区域		面积 (km ²)	人口 (万)	区域		面积 (km ²)	人口 (万)
四川省	广元	1.63 万	309	重庆市	全域	8.24 万	3100
	巴中	1.23 万	380	陕西省	汉中市	2.72 万	385
	达州	1.66 万	690	湖北省	恩施州	2.41 万	400
	南充	1.25 万	760				

	广 安	0.63 万	470				
小计		面积 20 万 km ² ，人口 6500 万					

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由陇南入蜀，大历三年（768 年）正月离开夔州（今重庆奉节）前往湖湘，杜甫在巴蜀地区共生活九个年头。其间创作的许多诗歌题目直接写到巴字，如《巴山》《送鲜于万州迁巴州》《奉寄别马巴州》《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巴西闻收宫阙，送班司马入京》等等。

诗句中出现巴字的数量更多，大约有 40 余处，如：

“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九日奉寄严大夫》）

“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王命》）

“巴城添泪眼，今夜复清光。”（《薄游》）

“闻道巴山里，春船正好行。”（《绝句九首》）

“草满巴西绿，空城白日长。”（《城上》）

“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

“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社日两篇》）

“腊日巴江曲，山花已自开。”（《早花》）

“巴山春色静，北望转逶迤。”（《伤春五首》）

“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诸葛庙》）

“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喜雨》）

“巴莺纷未稀，徼麦早向熟。”（《客堂》）

“巴道此相逢，会我病江滨。”（《别蔡十四著作》）

“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鹧催。”（《奉待严大夫》）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滕王亭子》）

还有巴蜀并称，如：“巴蜀倦剽掠，下愚成土风”（《赠苏四溪》），“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天边行》）等。

杜甫进出四川皆经过巴文化地区，后期主要生活在巴地，创作诗歌 500 余首，超过杜甫现存诗歌总量三分之一，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巴文化，包括山川风物、民族风情、传统习俗，值得我们认真地探讨。

二、杜甫巴文化区域游踪及民风民俗体验

杜甫与巴文化的实地接触主要有三次，在此进行简单梳理，说明杜甫与巴文化的密切关联。

（一）初涉险峻巴地，亲历巴文化民风习俗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12 月初，杜甫在饥寒交迫中离陇赴蜀，沿嘉陵江进入汉中略阳县，再经利州（广元）昭化入剑阁，这是首次抵达巴文化区域。汉中、广元一带崇山峻岭，沿途多为古代栈道，其艰难正如李白《蜀道难》所述“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这段经历载入其由陇入蜀共十二首纪行组诗中。除开始的《发同谷县》《木皮岭》二首和末尾抵达成都所写的《鹿头山》《成都府》两首之外，其余《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剑门》等皆对巴地特殊地理环境予以了形象描绘。《白沙渡》为杜甫进入巴地第一首，开头便写道“畏途随长江，渡口下绝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云汉”，末尾则写其感受“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

叹”，惊险程度由此可见。《剑门》则以“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极力渲染险峻峭拔、令人生畏的特色风貌，并以“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展现其重要的军事地位。《龙门阁》尤为凸显经历栈道之惊心动魄，“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长风驾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袅相拄。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百年不敢料，一坠那得取。饱闻经瞿塘，足见度大庾。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

因旅途匆匆，不能像陶渊明、谢灵运优游留连，从容探访山水之胜，“羁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吾衰未自安，谢尔性所适”，未能细致深入的考察，但对其优美绮丽的一面也有所关注，比如“蜀道多早花，江间饶奇石”（《石柜阁》），“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五盘》，注：七盘岭又名五盘岭）；同时，对巴地域民风习俗也有简要描摹，如“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水会渡》），写长期与险峻湍流打交道的巴人船夫淡定自若、从容不迫；“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五盘》），对比中原战乱，“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更觉其地民风可贵。总体而言，这组纪行诗，感受到古代巴人开凿栈道的艰辛和伟大，真实地写出作为中原人的杜甫对巴地域文化的初步体验。

（二）徘徊巴文化腹心，全面了解巴文化风貌

第二次主要是离开成都避乱到梓州（今三台）、阆州（今阆

中)一带,可谓是巴文化核心区域,杜甫与巴文化有了深度体验交流。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秋,好友剑南节度使严武离任回京,杜甫依依不舍送至绵州,在奉济驿分别。此时留守成都的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乘机反叛,杜甫进退两难、辗转前往梓州避难,后又前往射洪县寻访蜀中先贤陈子昂遗迹,又到通泉县祭奠唐代名将郭元振。

送别严武第二年,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在梓州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东下吴楚还都。其间前往阆州,短暂停留后返回梓州,以及绵州、汉州等地。秋日,好友房琯回京途中病逝于阆州,杜甫携家由梓州前往阆州奔丧,作祭文悼念。

广德二载(764年)春,杜甫应王刺史之邀,再到阆州一住近三月。其间,写下不少反映巴地民风民俗的诗歌。如《阆山歌》形象地展示了巴人祭祀民俗:“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那知根无鬼神会,已觉气与嵩华敌。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壁。”清明时节,阆州人在被唐玄宗赐名“仙穴山”的灵山祭祖祭神,用大量白花白幡挂满山坡、树枝,象征“灵山白”;城北有“上帝高居”的玉台山,则挂满青绿色的纱幔面被,便以“玉台碧(青绿色)”形容。

又有《阆水歌》则描绘了巴人渔猎习俗:“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

诗中描绘了嘉陵江色彩艳丽、青碧如玉、浪花映日、美不胜收、迤逦迷人的自然风光，再加上巴童荡桨、自由自在，水鸟衔鱼、来去如飞，逼真地凸显出该地渔猎风情与和谐胜景，令人向往。

除了写道路的险峻和景色的优美，杜甫还写到巴文化历史变迁，比如《南池》具有明显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南池位于阆中嘉陵江南岸的七里坝，乃古时之彭泽大池，传为伏羲、女娲之诞生地，故巴人以伏羲为始祖，后迁巴国于阆中。汉唐时期，此地万顷苍池，洋洋数里，皆为泽国，称为彭道将池，又叫彭池，池畔建有汉高祖庙。“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犹正直。不应空陂上，缥缈亲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渎。”可见其地香火旺盛，唐朝既崇佛教，又拜巴人始祖。宋代水枯池毁，成为农田，我们只能从杜诗中窥其“自汉迄唐，堰大斗小斗之水灌田，里人赖之”的彭池大泽概貌。

杜甫一方面继续关注朝政，“巴山遇中使，云自陕城来”（《巴山》），另一方面观察了解和记录巴文化，自称“商歌还入夜，巴俗自为邻”（《与严二郎奉礼别》），为我们留下比较全面的巴文化农牧渔猎林等多样化活态化的真实民俗史料，十分珍贵。

（三）寄居夔州，深度体验巴文化丰富内涵和地域风情

第三次，是在渝州夔州期间，也是最重要、最持久、最深入的一次体验。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正月，杜甫辞职回到浣花草堂，后调任京兆府功曹参军，于五月启程离开成都，临行前作《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

游。”随后乘舟沿岷江经嘉州（乐山）、戎州（宜宾），顺川江而下至渝州（重庆），本欲“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但秋天抵达云安（云阳）后因病暂居于此，到第二年（永泰二年改元大历元年，766年）春末移居到夔州。此处为长江咽喉，如同入蜀以剑门为北路蜀道锁钥，向东水路出蜀则以夔门为要津。杜甫在《长江》以“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描绘其特殊地理形势地位，并以“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比喻历史社会发展之规律，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真可谓笔力如椽，字字千钧。再如《禹庙》以“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讴歌了大禹治水泽被万代的丰功伟绩，抒发了缅怀英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杜甫在夔州约两年中创作450余首，不仅在七律诗歌方面达到艺术上炉火纯青的顶峰，更重要的是诗歌视野更加拓展，尤其是对巴地域文化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刚到渝州，便写下诗句“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其后相关描述不绝如缕，“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还。垂老孤帆色，飘飘犯百蛮。军吏回官烛，舟人自楚歌”（《将晓二首》）；“久游巴子国，卧病楚人山”（《自瀘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四）；“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咏怀古迹五首》），诗中“巴人”、“百蛮”、“楚歌”等均艺术再现了鲜活生态的巴文化与当地区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在夔州期间，杜甫的诗歌也提前预示最后一段人生旅程，“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成为杜甫生命的全部寄托；后来入三

峡巫山巴东及峡州（宜昌），乃至洞庭湖登岳阳楼叹息“亲朋无一字，老病友孤舟”；最后漂泊湖湘，生命终结于孤舟之上，这一切似乎在夔州就已经有所预感。《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兼诸公携酒乐…留于屋壁》“卧病巴东久，今年强作归”，“接宴身兼杖，听歌泪满衣”，临别听歌，感慨万千，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期间，所见杜鹃与蜀中也另有一番感受：“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两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子规》）。其中更多描绘了三峡地区巴人特有的歌舞与音乐：

“久嗟三峡客，再与暮春期。……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

“腊日巴江曲，山花已自开。盈盈当雪杏，艳艳待春梅。”（《早花》）

“白夜月休弦，灯花半委眠。……蛮歌犯星起，空觉在天边。城郭悲笳暮，村墟过翼稀。”（《夜二首》其一）。

勇猛的巴人早年曾以巴渝曲作为战争序曲，威震敌胆，后来则用来反映各类劳动生活场景。中唐时期刘禹锡整理创作的夔州竹枝词名闻遐迩，在杜诗中则真切地写出了其感人的艺术效果。如《社日两篇》其一：“九农成德业，百祀发光辉。报效神如在，馨香旧不违。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形象地渲染出巴人欢庆丰收、祭祀神灵、演奏巴曲的场面。

巴人语言的差异，在杜诗中也有所记载。如《秋野五首》其五：“身许麒麟画，年衰鸳鹭群。大江秋易盛，空峡夜多闻。径隐千重石，帆留一片云。儿童解蛮语，不必作参军。”另如：“峡

内淹留客，溪边四五家。古苔生迳地，秋竹隐疏花。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溪上》）“殊俗还多事，方冬变所为。破甘霜落爪，尝稻雪翻匙。巫峡寒都薄，黔溪瘴远随。终然减滩濑，暂喜息蛟螭。”（《孟冬》）

杜诗除写出其习俗之差异，此外还有食品的特色。如《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一：“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旧识能为态，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凿，只有不关渠。”其二：“西历青羌坂，南留白帝城。于菟侵客恨，粃粒作人情。瓦卜传神语，畲田费火耕。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

峡中鱼类也有多种，或巨大无比，或细小如雪，其《黄鱼》诗云：“日见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筒桶相沿久，风雷肯为伸。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龙鳞。”而《白小》诗谓：“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入肆银花乱，倾筐雪片虚。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如？”

当代学者鲜于煌先生曾比较系统地梳理三峡獠人若干种特有的民风习俗：像“有巢氏”那样“依树积木”的“巢居”之俗，“持刀刺鱼”的渔猎生活之俗、古老的耕作方法——“畲田”之俗、打鼓鸣号之俗、“男坐女立”之俗、采野菜吃三柰八角之俗、“用竹为簧，群聚鼓之”的歌舞之俗、以十月为岁首的早春之俗等等，大多在杜诗中有所反映，诗人不带偏见的客观介绍，让我们认识长江三峡地区不为外人所熟知的少数民族——“獠人”特有的风土民俗和唐代的民族关系，显然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下面这组诗篇，有关人与自然关系。如《示獠奴阿段》：“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裊裊细泉分。郡人入夜争馀沥，竖子寻源独不闻。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极力展现赞美阿段不畏艰辛、跋山越岭、寻找水源的辛勤和朴实，同时也反映出当地从高山以竹筒接取饮水的生活方式和困境。在《引水》中描写更为具体：“月峡瞿塘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云安酤水奴仆悲，鱼复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人生留滞生理难，斗水何直百忧宽。”仇注引鲁豈曰：“夔俗无井，以竹引山泉而饮，蟠窟山腹间，有至数百丈者。”不仅需要寻找水源、搭建竹管，还需要随时维修，《信行远修水筒》则完整展示该工程的修建过程，可见杜甫所谓诗史也是民俗史也。

巴地山水险奇，巴人骁勇善战，这与其从小接受磨练不无关系。杜甫在《阆水歌》中写巴童熟悉水性，在夔州同样对当地儿童不乏褒奖，赞叹巴童吃苦耐劳。如：《十六夜玩月》：“谷口樵归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浑不寝，半夜有行舟。”《秋峡》：“江涛万古峡，肺气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虽然诗人时刻思念故乡，但夔州生活的两年却是诗人创作的最后辉煌阶段，他热爱此地的山川风物，对当地人民充满怀深情，也对一些恶俗陋习提出批评。如同此前在蜀中时，既称颂“全蜀多名士”（《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奉简严遂州蓬州两使君咨议诸昆季》），同时也批评“蜀中寇亦甚”（《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

美载歌丝纶》)。夔州则是所谓“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最典型的是《负薪行》和《最能行》所揭露：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灏气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湍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唐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此乡之人器量窄，误竞南风出疏北客。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

前首写当地妇女的惨况，背负生活的重压和折磨，为其深抱不平。如林继中《杜诗选评》引萧涤非先生点评：“把贫苦的劳动妇女作为题材并寄以深厚同情，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少见的。”后诗则批评以驾船水手（最能）为代表的峡中男儿轻生逐利、器量狭窄，但最后却予以鼓动和激励，都表现出诗人对百姓的深厚情感。

在组诗《夔州歌》十绝句中，杜甫将夔州地域古老的历史、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淳朴的民风等一一揭出，历史方面有楚王宫、高唐观、武侯祠、白帝城等众多胜迹；物产则有鸥鹤凫雏、稻畦遍布、山泉自灌、柑橘成林，其地至今有“中华橙都”之美名；同时作为交通要道，舟船便利，沟通巴蜀吴越，丝麻盐

茶，商贾云集，商业贸易繁荣发达，由此诗人更加盼望早息干戈，重归太平。后来夔州人民根据“夔府孤城落日斜，每倚北斗望京华”，将南城门命名为“倚斗门”，作为地标性的文化记忆和永恒文化遗产。

三、杜甫、严武与巴中

杜甫与严武两人关系极为密切，既曾同朝为官（严武曾任给事中，杜甫时任左拾遗），同出宰相房琯门下，政治上属于同一阵营；而且是“世旧”之交——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与严武的父亲严挺之都是唐代名臣。杜甫有《奉赠严八阁老》诗为证：“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仇兆鳌注曰：“上四颂严，称其遇主乘时，下四叙情，喜其同官相契。”

（一）因为严武，结缘巴中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房琯因得罪降官，严武与杜甫相继被贬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和华州（今陕西渭南）司功参军。《新唐书·列传第五十四》严武个人传略中记载：“……已收长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贬巴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中记载：“京兆尹严武贬巴州刺史，皆琯党也。”杜甫在被放还“往鄜州省家”时作《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一诗，其中“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熏”诸句，“留别之情”淋漓尽致。

乾元二年，杜甫弃官寓居秦州（今甘肃天水）时，又作了一首500字超级长诗《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

十韵》，叙旧、怀念、勉励、意气恳切，五味杂陈，煽情天赋挥洒无余。首名“衡岳啼猿里，巴州鸟道边”（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山南西道，巴州，隋清化郡，武德元年，改为巴州，领化城、清化、曾口……恩阳、白石、符阳、长池十四县”），杜甫称之为鸟道，可见在其印象中，其地十分偏远难行，而其后对巴山旅途艰险更有深刻的实地感受；诗中“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表现了严武、贾至贬官后，朝廷人才缺失，侧面反映出对严、贾的称赞；“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故人俱不利，谪宦两悠然”等句，既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哀怨，也透露出因仕途失意而欲归隐山林的想法。

据《巴州志》记载，巴州刺史严武到任后，造福百姓、整修福地，主持修建了“一阁（云间阁）、两寺（光福寺和观音寺）、一堂（嘉禾堂）”。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严武向皇帝上表《奏请赐巴州南龕寺题名表》：“巴州城南二里有古佛龕一所。右山南西道度支判官，卫尉少卿兼御史内供奉严武奏：

臣顷牧巴州，其州南二里有前件古佛龕一所，旧石壁镌刻五百余铺，划开诸龕、化出众像，前佛后佛、大身小身，琢磨至坚、雕饰甚妙，属岁月绵远、仪形亏缺。乃扫拂苔癣、披除榛芜。仰如来之容，爰依鹫岭；祈圣上之福，新作龙宫。精思竭诚、崇因树果，建造屋宇三十余间，并移洪钟一口。庄严福地增益胜缘，焚香无时兴国风而荡秽，然灯不夜助皇明以烛幽。曾未经营自然成就，臣幸承恩宥，驰赴阙廷。辞日奏陈，许合置额。伏望特旌裔土，俯锡嘉名。降以紫泥，远被云雷之泽；题诸绀宇，长悬日

月之光。兼请度、无色役、有道行者漆僧永，以住持，俾其修习。

敕旨：其寺宜以光福为名，余依。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

光福寺得到唐肃宗皇帝赐名，杜甫很为严武感到高兴。相传杜甫曾到巴州探望严武，一来为友恭贺，二来交游叙旧。两人在南龕山喝酒吟诗数日，远眺巴江秀水，赏观巴山叠峰，把酒当歌，吟诗题字，好不自在。杜甫走后，严武追思和好友赋诗之乐，将杜甫在南龕山洗笔砚的水池取名“洗墨池”，修建假山与亭台阁榭，并常到此地休憩纳凉、挥笔吟诗，先后写下了《题南龕光福寺楠木诗》、《暮春题龙日寺西龕石壁》等诗作。

此后，杜甫一直关注着巴州。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杜甫写给巴州刺史马某的寄别诗《奉寄别马巴州》：“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扁舟系缆沙边久，南国浮云水上多。独把鱼竿终远去，难随鸟翼一相过。知君未爱春湖色，兴在骊驹白玉珂。”也表现出淡于仕途、急于归隐之意。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杜甫参加鲜于灵由万州刺史迁巴州刺史的饯行宴会上作《送鲜于万州迁巴州》：“京兆先时杰，琳琅照一门。朝廷偏注意，接近与名藩。祖帐排舟数，寒江触石喧。看君妙为政，他日有殊恩。”

（二）以诗相和，情深谊厚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严武离开巴州迁任河南尹、兼御史中丞，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任绵州刺史、迁剑南东川节度使，随后迁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兼御史中丞，节制东西两川。其间曾多次到草堂看望杜甫、吟诗游乐；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相继驾崩，六月，严武被代宗招为兵部侍郎，杜

甫作《奉送严公入朝十韵》诗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知音忠言，寄予厚望，并一路乘舟相送，到绵州作《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诗》《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表达依依不舍之情。严武也作《酬别杜二》诗。离开之后，留守成都的徐知道乘机反叛，杜甫进退两难，严武也被阻隔于川北巴岭，迟至秋日不得归京。代宗再任其为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二圣山陵桥道使。徘徊于东川梓州的杜甫很是为严武行程担忧，写下《九日奉寄严大夫》：“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武为之作《巴岭答杜二见忆》：“卧向巴山落月时，两乡千里梦相思。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江头赤叶枫愁客，篱外黄花菊对谁。歧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这首诗情真意切，处处怀念与好友杜甫昔日把酒赏菊、吟诗作赋的欢乐时光。两相呼应，更见两人的感情至深。

严武入京后任京兆尹，宝应二年（763）正月复拜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杜甫闻此喜讯，便打消了离开四川的念头，因此从阆中回到成都，后来并接受了严武的邀请，担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也是杜甫被称作“杜工部”的由来。广德二年（764年），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人，以功进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永泰元年（公元765年）4月，严武病故于成都，时年四十岁，追封为尚书左仆射。严武之死，杜甫悲恸欲绝，写诗深切悼念，以“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把早卒的严武比为颜回、贾谊，比

为诸葛亮，比为开化蜀郡之文翁，对严武推崇备至、极尽褒扬。在严武母亲护送严武灵柩顺江东下途经忠州时，杜甫写了《哭严仆射归梓》：“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在夔州所作著名的《诸将五首》之五写道：“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才。”三持节，指严武多次执掌巴蜀地区，公私交谊，至死不渝。

整理发现，在杜甫诗集中，有关严武的诗为赠友诗之最，共35首，占杜诗总量约四十分之一。严武虽为一介武夫，亦能写诗，《全唐诗》中录存六首，其中就有四首是“寄题”、“酬别”杜甫的，可见杜甫和严武的交情确实不一般。正如浦起龙所指出，对杜甫而言，“严系知己中第一人”。

（三）文脉传承，再现记忆

严武在任巴州刺史三载，颇有政声，对巴中石窟特别是南龕石窟的兴盛与繁荣功不可没，其后任郾昂（李白曾有诗《送郾昂谪巴中》）在城门西边立“去思碑”以示纪念。

宋宣和六年（1124年），抗金名将宗泽降任巴州通判，在游历南龕后写下《古楠赋》，中有“唐刺史严武、御史史俊，皆有诗歌刻于岩腹”。宋淳熙辛丑年（公元1181年）间，巴州代理知州张垓在游南龕时，因杜甫《江村》作《九日诗》，刻于崖壁赞美南龕、思念家乡，并在石壁上书“嘉禾堂”。后，其同乡章崇简按《九日诗》原韵，又作《步同乡张君垓壁韵》，颂扬杜甫、思念张垓。元至正年间（1341年—1367年），成文彬曾任巴州知州，写《游南龕》：“巴山胜概聚地冈，缓步重岩共举觞。可爱少

陵题品在，堪嗟云阁已荒凉。”由此可证，杜甫《九日奉寄严大夫》在云屏石上可见，严武修建的云间阁早已破败。清代道光年间，巴州知州陆成本将杜甫《江村》和张垓《九日诗》共同的首句“清江一曲抱村流”书写于南龛崖壁。

结语：巴蜀地区虽然地势险峻，但也适合躲避战乱，自古富饶，人民勤劳，天下名人例入蜀，川北剑门和川东夔门为巴蜀地区出入关中和吴越中原的必经要道，皆处于巴文化地域。杜甫在三度进入巴文化地域过程中，对有关民风民俗的体验认识逐渐加深，不同于一般的浅尝辄止，既有全面把握，又突出特色和重点，其诗歌融入浓郁的地方文化和巴文化元素，将巴文化区域内古老的交通栈道、码头文化、渔猎文化、商业文化、歌舞音乐艺术等良性互动，相得益彰，保留了极为珍贵的文化史料，产生跨越时空的传播效果，也正是中华各区域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相互影响动的典范，值得很好的发掘研究和传承弘扬。

参考书目：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鲜于煌《试论唐代三峡少数民族“獠人”的民俗生活特色及影响》，《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1期

林继中《杜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巴中志》（清道光年间朱锡谷）

李旭升《巴中乡土文化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作者：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四川省杜甫研究学会副会长、李白学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暨民族文学史料学分会会长，“文化中国·名家讲坛”主讲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多项。出版专著五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刘丹，巴中市社科联副主席、秘书长，巴文化研究院院长。